

## 溫任平散文選 (1971-75)

### 【導 讀】

溫任平 (1944-)，祖籍廣東梅縣，出生於怡保。曾自修考獲英國劍橋高級文憑，並錄取為劍橋大學漢學系海外生。先後擔任過大馬作協研究主任和馬華文化協會語言文學組主任，在國中任教多年。

溫任平自一九五八年開始創作，是相當早慧的詩人。高中時期讀了痲弦和余光中等台灣現代詩，得到很大的啟發，從抒情轉向現代主義風格。後來深入閱讀並翻譯濟慈、雪萊、華滋華斯等歐美大詩人的詩作，拓寬了文學視野，進入第一個創作高峰期。一九七二年創立天狼星詩社，並擔任社長，掀起一股文學狂飈運動。從一九七一到七五年，是溫任平的第二個創作高峰。本卷所選的七篇散文，皆屬最高峰期的佳作，收錄於第二部散文集《黃皮膚的月亮》(台北：幼獅文藝，1977)

溫任平散文一向以強烈的知識份子情懷著稱，狂飈式的抒情筆調，急迫地驅動著知性的主題與元素。他一出道，即面對知識貧乏、文學衰頹的時代，獨立初期的馬華文壇無法提供創作所需的養份，唯有從台灣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中，掠取鯨吞。余光中、葉珊（楊牧）、張曉風等當代散文大家的藝術風格和創作理念，以及顏元叔教授在西方文學理論的論述與運用，讓溫任平獲益良多，甚至激起他在馬華散文創作和理論方面，稱雄一方的壯志。

溫任平沒有把眼光停靠在西方現代文學的理論陳述上面，他進一步去追尋中國古典散文傳統的千年譜系，企圖找出真正屬於中國散文的特質，並借用西方理論方法來辨析、耙梳，重新定位中國現代（純）散文的角色和藝術價值，試圖建立一套中文散文的理論系統。所以他在散文創作的實驗中，大膽融入象徵主義、意識流、存在主義等現代主義美學理念和手法，讓《黃皮膚的月亮》成為七〇年代馬華文壇最富實驗精神的散文集。

苦心孤詣的散文理論建設和創作實驗，背後強烈流露出一股憂患和不安，正如謝川成在〈一條拔河用的繩子〉（1980）裡所言：「溫任平在他的散文中所呈現的是一個憂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激情往往是它底最顯著的特徵，而作者身處的情境則多是兩難式的，猶如一條兩邊都受力的拔河用的繩子。這種兩難式的情境往往涉及一種人生價值的選擇，而選擇的背後隱伏著創傷的陰影，一種精神的不安與挫敗感。溫任平的散文經常出現的是一種成長中的人，閱歷不豐，有強烈的求知慾，敏感，而且具有不斷反思的習慣。」

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自信，讓溫任平急著完成一些大事，他完全跳脫寫實主義的風潮，甚至現實中的馬華文壇，直接透過羅門《心靈訪問記》、梁實秋《古典的與浪漫的》、顏元叔《文學的玄思考》等台灣文學論述，去思辨現代中文文學的發展方向。〈緘默是不可能的〉一文，清楚記述著他的文學生活之實境，以及他急著與更多讀者分享的文學知識和理念。有別於新詩，在散文中暴露的是滿腹經綸、壯志凌雲的溫任平。

不管有多大的抱負，溫任平還是得面對殘酷的現實，在逆境中寫下色調灰沉的〈那一片陰霾〉，「伯牙碎琴」的典故，道盡懷才不遇的苦悶、個人與環境的磨擦，和傳道授業的焦慮。陷入困頓與不

安的溫任平，唯有在台北才找到他的桃花源，從〈黃皮膚的月亮〉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對台北的依戀和不捨（這也是所有留台歸國的馬華文人的共同經驗）。這篇散文的內部，有兩組互相對照的心境：他跟痙弦和周夢蝶兩位大詩人交會、相處的台北 V. S. 氣氛浮腫得可怕的大馬農曆新年。前者是文學夢土，後者是生活實境。難道夢土只能短暫逗留，只能遙遙緬懷？他忍不住問自己：「人性中的某種慾望，某些基本的想望是可以永久地被埋藏的嗎？」求知的慾望和無知的現實，各執繩子的一端，使勁拔河。

文學與文化處境的惡化，不僅僅是個人的感受，從〈會館〉一文的感慨，即可看出作為大馬華人文化重要遺產的會館，早在七〇年代就已喪失它的社會功能。此文輕描淡寫，彷彿事不關己，卻令人倍感心酸。

〈我的鬍鬚與菸〉側寫自己的教學生活，筆法俐落，十分簡潔地勾勒出一個文人最日常和真實的身影。〈這是九月〉是比較抒情性的散文，當溫任平卸下文化省思的重擔，文字變得更靈巧、富有詩意。一旦溫任平賦予散文較龐大的創作的意圖，文字立刻轉變得濃烈、剛硬，且沉重，尤其進行某種實驗或實踐的時候。

談到現代散文的實驗或實踐，絕對離不開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辮子〉（1963）。詩人余光中在這篇散文裡，宏觀地匯整了英語文學和漢語文學兩大傳統中對散文的思考與辯證，由此鑄煉出幾項具有創造性和顛覆性的現代散文創作理念，此文已成為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建構方面最重要的里程碑。十年後，溫任平企圖以〈散髮飄揚在風中〉續承余光中的大業，「散髮飄揚在風中」理應是「剪掉散文（保守陳舊）的辮子」之後，最自由、最灑脫的狀態。他同樣旁徵博引，古今中外的大家言談，匯聚於一爐。他甚至借用了余光中的

著名詩篇〈如果遠方有戰爭〉(1967)的核心詩句和敘述結構，以及羅門對都市文明的一些雄辯語法，展開多重的二元對應式的辯證。語言是詩化的，而且是重金屬的，他在很努力的實踐自己對現代散文的一些想法。然而，這是一項異常艱難的工程……

溫任平相當多產，著有散文集《風雨飄搖的路》(美羅：駱駝，1968)、《黃皮膚的月亮》(台北：幼獅文藝，1977)；詩集《無弦琴》(1969)、《流放是一種傷》(1978)、《眾生的神》(1979)、《扇形地帶》(1999)；評論集《人間煙火》(1978)、《精緻的鼎》(1978)、《文學觀察》(1980)、《文化人的心事》(1999)、《靜中聽雷》(2004)。主編《大馬詩選》(1974)、《馬華文學》(1974)、《馬華當代文學選·第一輯：散文》(1985)、《馬華當代文學選·第二輯：小說》(1985)。

## 緘默是不可能的

掙扎上山的努力已足以使人的心裡充實。我們必須想像  
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卡繆（Albert Camus）

回到家中，晚上的時間，他常和弟弟各在籐椅上擺好一個最舒適的姿態，然後啃自己心愛的書，而這樣便打發了許多莫名的愁緒了。

窗明几淨，蘇雪林認為這便是最理想的寫作環境，但五個星期一晃便過去，他並沒能按計劃寫他的散文和詩，這些日子他忙與弟弟爭辯羅門《心靈訪問記》中對現代詩的特質、藝術觀所提出的見解，忙著咀嚼梁實秋的《古典的與浪漫的》顏元叔的《文學的玄思》……等等書籍，把大好的創作氣氛（果如蘇雪林所說的話）都忽略了，現在面臨著窗子外邊那一系列修剪齊整的籬笆，籬笆末端從鄰家蔓生過來的、長曳至地的杜鵑花，「被忽視的杜鵑花啊！」他心裡喊著，覺得再也不能緘默下去。

假期最大的安慰，便是可以和弟弟在那條通往橡園的小徑上踢石子和談詩了。

離家八載，往日的同窗早已散落四方，過去和自己一同抱著「為美而存在」的友儕，現在大多變成了錙銖必較、唯利是圖、靈視昏聩的俗人。見到面，他們關心的是他有無興趣在家中裝置電視或雪

櫃，口齒伶俐的甚至企圖遊說他買房屋地產汽車，關心他安危的已不止一次向他建議過買人壽保險。爲此，回到家鄉，在小鎮的黃昏獨步；他寧願獨步也不願再聽這些人的絮聒，也不願再經驗婉拒老友好意那份逼人的窘促和尷尬。回到長成於斯、受教育於斯的小城，他舉目四矚，碰不到一雙可以打招呼的眼眸，說來真令人難以置信。八年的過去，當他感覺到「自我」的觸鬚正不斷向思想的領域探進與開拓時，他同時發覺身旁的人正背向自己，嘩然趨向誘人但卻浮淺的外在與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物慾天地。於是，他就被他們遺棄，或是他遺棄了他們，而勿論孰是孰非。現在就只賸下他與他的倨傲了。大體上，故鄉與他正在任職的山地實無多大分別，無論在美羅河畔或是在斯文丹河畔，他都是絕不例外的一艘孤舟，但他畢竟願意回返家中。家裡有弟弟；日子有踢石子、和因各人文學觀的歧異而引起的多場美麗的爭辯，而這些美麗的可愛的爭辯，在那塊貧瘠的山地是夢寐難求的。

近日讀葉珊的〈雁子回時〉，殊多感觸。這個「骨子裡奔流著野蠻的收束不住的血」的詩人，曾爲了詩和人家爭得臉紅脖子粗，甚至憤然發誓再不與那批人（Edward Estlin Cummings 說的 most people）談這話題，他便不禁爲自己可與弟弟縱論詩文而慶幸。只是假日一過，回到山地，他便無法擺脫得了這種令人心悸的割離，甚至在班上授課，他也無法從學生木然的表情和咬指甲的小動作中，消弭不被瞭解的孤絕感。對著那群亮著青春的閃光底十八歲，他心裡只感到沉重、可怕的沉重。十八歲啊，敏銳的年紀、愛想望的年紀，十八歲不僅標榜著驅幹的茁壯也應意味著思想的成長，十八歲的眼睛應該是前視仰視的，而不是望著自己的腳尖望著手上的腕錶的。十八歲啊，他自己就在那年決定用「詩的悲哀征服生命的

悲哀」(Mrs. Naidu 語)，而在他面前的十八歲卻背向三閭大夫，遠離鱗如甲齒如劍怒目如炬逐浪而前的龍舟，無視於古銅色毛公鼎氤氳而上那一縷透著唐宋芬郁底輕煙。下課後年輕的身軀圍攏上來，年輕的嘴開腔了：老師不考華文可以嗎？老師那裡可以買到最好的考試指南……的問題問題問題，他自己可成了「問題人物」的核心，變成了一個應考者請教的對象，通過政府聯考的橋樑，沒有人關心學識修養，沒有長吉的古錦囊，沒有柳永的井邊傳唱；韶夏不聞，風雅頌成了絕響。眾人伸出手來接過去的是他印的講義，而不是他費煞心思經營的意象美感。

這種被抹殺被否定的懸宕與葉珊的獨臨異國風砂，那種近乎置身於孤獨的感受，同是沉重深刻的，不過葉珊得去擔負外國人對黃皮膚的猜忌，得去分神適應風俗習慣的歧異，在這一點上，他覺得自己確然幸運了許多。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葉珊尚能以「筆直上升的精神」自許，他更沒有理由妄自菲薄自己了。

對文學探討的缺乏熱忱，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氣候。學校圖書館並無華文書籍（由於是英校），市上的幾間書局，琳瑯滿目的是各式各樣的文具和七彩斑斕的連環圖書，從太空老鼠到鐵金剛到無敵千佛手到傻偵探到古墓殭屍，偶爾從香港來的老夫子大蕃薯朱先生也會大刺刺地（長十一吋寬八吋，氣派堪稱不小！）坐在玻璃櫃檯上，佔了不少的空間，把愈來愈癡肥的小胖女李菁（電影書報）擠得幾乎裝不出那朵常掛在嘴角的做作底笑。所以學生如果想從書局裡找一點精神糧食，一不小心，往往誤服了披上糖衣的青酸鉀。書局本應是芝蘭之室，透著知識智慧的芳香，實際的內容往往是鮑魚之肆，可憐是學子何其無辜久而不聞其臭矣！當藍皮書藍汪汪的麻醉劑由此注射，有多少人能清醒地屹立，不迷失於流行小說常提到的渡輪

上女人所噴出來的煙霧、和偽文藝常常著力描繪的那雙「夢樣憂鬱」的眸子裡？於是「生死戀」那種愛情老調被彈響成熱門的搖滾樂，楊天成何行筆下的王老五野菇似地到處滋長。所以在班上，他寧可印更多的講義，介紹更多的考試指南，講解更多的文選也不願看他們沉溺在低級趣味的漩渦中，翻不了身。至於如何在文句的流動與凝鍊間、知性與感性的交融間如雲般烘托出一輪自給自足的情境，這種以賦比興交織而成的絕技，他覺得現在似乎不是傳授的適當時機，他怕大家一時間感悟不來，因此見而生畏，與繆思絕緣。詩在文學的諸般體裁中可說是最接近美學，最 *metaphysical* 的，他現在的任務似乎更應先把他們自形而下的境域中支撐起來，然後在基礎紮實時，才告訴他們黃庭堅在「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清平樂〉）中如何把「春」人格化（*personified*），詩句「大漠孤煙直，黃河落日圓」何以有幾何的線條美，何以癡弦把白晝形象化成：

這兩個夜夾著的

蒼白的深淵

現在年假七個星期已然接近尾聲。明年是另一個挑戰的年份。今年自己的教學許或是有些操之過急，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明年他將面對另一批的十八歲，另一批同樣是進取心極強而對書籍失之饑不擇食的年輕心靈。真的，他不能不仔細想一想。

所以這幾天中，他每天都回返舊日母校教室那張一度曾屬自己的座位上去閉目靜坐，去回想過去的歲月，曩昔自己坐在講台下支頤聽書那份幾乎被遺忘了的心情。他一定得重新體驗做學生的愛憎喜樂，讓自己也可以打進他們純潔如畫布的世界中，唯有這樣，他才懂得如何使自己按部就班，有步驟地把那些木然的表情激發成興奮的神采，使自己不致在孤獨無援中黯然失色。推廣一點去想，站

在他的崗位上他是有責任去阻止伊安尼斯高（Engene Ionesco）《椅子》（法國現代劇）中的椅子不斷增多擁塞，把人們逼至無一席之地可資容身的下場的。他一定得去阻止這種畸形的物質侵略，不，物質迫害。而引導年輕的一代如何去拓展自己心靈與內在的奧境，不再僅是一項預防，而是一項嚴肅的工作。——

這項工作也許會像那塊巨大的磐石不斷被推上又不斷地滾下。薛西佛斯的苦惱不僅是任重道遠或是烈日焚身，而是近乎絕望的奮鬥。他也明知自己力量的薄弱，但無論道途如何多舛，日子可能有無法想像的風暴，但是掙扎上山已成了他生存的唯一決策，他不會就此妥協。緘默是不可能的。

## 那一片陰霾

走在路上，太陽垂在他的背後，他又望著自己如現代雕塑的長足扁身的影子苦笑了。站在自己的影子前面，也不知爲什麼竟會覺得自己那麼矮短，彷彿影子才是真正的自己，而肉體僅不過如別人所說的一具臭皮囊罷了。

這麼想著，他就覺得一種酥麻的感覺倏地凸顯在皮膚上，如猝然中箭地不由自主起來。這份奇異的感受，炙人而令人震顫，如果巧於表達，不，如果巧於表現，在主題上已經先具備了深度，而不僅囿於膚淺的感官經驗了。（唉，太陽仍那麼不爭氣地垂懸在背後，自己的身影愈來愈 El Greco 式的延伸著四肢。）噢！剛才自己想到那裡去啦！是了，深度。深度其實是很抽象很形而上的東西。它是關乎性靈的表現個性的，只有用內在的眼（inward eye）去探測它，才能把握其精神特徵，約莫認知其內在的生命。自己是可以臨摹自然的，也可以和許多人一樣理性地去掌握具象，但那是中學時代的領域。現在自己是逐漸從常識的、理性的範疇解脫出來，進入千彙萬狀潛意識的大千世界裡。也許會有人說自己標新立異，但他知道他並沒有。不少的大師們已經在這方面努力過，並且有了可觀的收穫。只是太陽在角逐中的白天與黑夜的邊陲上，這過渡期間，總是無法勃起的，無法勃起的，又怎能看到茂盛肥沃的吐魯番盆地呢？

對於要求逼真要求神似的從事紀錄自然景象的遊戲，自己不是不能，而是不願爲之。他不願在走了這麼長遠的路之後，再回到中

學時代啓蒙的起點。他就是用「不願爲之」這句話來答覆面試時那個據說很權威的畫家底問題的。因爲他不是攝影師，縱或是攝影吧，在今天也不純要求畫面或人物的維妙維肖，而逐漸著重美感與精神面貌的呈現了。

對了，四個人，手握著筆，桌上放了幾疊紙，幾個 Files，在一間頗現代化的辦公室裡。四個人，對著他懸在壁上的和置放在一張長桌上的作品指指點點，還隱約聽到「那幅還有點像」、「那個中空的人體中空得沒有理由」之類的話。頓時，他覺得頭大大，眼矇矇，混身都難受極了。莫名其妙地那個一點都沒關聯的「伯牙碎琴」的故事，便似一隻大火蟻猛地朝他的心房啃了一口，一陣熱辣辣的苦楚一下子就湧到喉腔裡鯁塞住了。可悲的伯牙啊，可悲的那架絃琴啊，可悲的那些碎裂的音符啊。而在他那句「不願爲之」的話擲了出去之後，馬上就看到反應，就似黑色傾潑在其他顏料上一樣，那三個懸領帶的傢伙底紅臉瞬間黯淡下來，頓時，辦公室的空氣僵住了。好久好久，其中一個較上年紀的最紅的紅臉開口叫他回去等候消息，他才從尷尬中被拯救出來。他扭過身來離開那兒時，背脊熱灼灼的，毫無疑問的八道目光正烤燒著他的頂踵。他穩著腳步推開玻璃門，他的瘦骨骨的肩直直地撐持著，好不容易才逃離那座高大的建築物。

有什麼話好說呢？這個區域，除了保守，除了抱殘守缺，還能再給它什麼更妥貼的註腳呢？說來值得羨慕的是米開蘭基羅啊（Michelangelo）馬蒂斯啊（Henri Matisse）巴洛克啊（Baroque）雷惹啊（Fernand Leger）這些大師們，至少他們的環境還不致阻撓他們的迴旋人體、三隻手指的姿勢、網狀構圖、機械零件式的軀軀幹等大膽的創新，至少他們那兒的門戶是較爲開放的，允許一些革新。

那兒有他們的欣賞者、同情者，縱或為數仍少，亦足堪自慰，而在這區域，自己的抽象雕塑，自己的著重蒼黑純棕的厚重色調，只落得「不遵循規法，走旁門左道」的惡名而已。申請進入美術教師專門學院，將來至少可以把自己所知曉的傳授給更年輕的一代，他沒沒而終並不足惜，不瞑目的是華陀那樣的死，他要把一些維他命，甚或一些「秘方」留下來，做一個教師，他的理想最少不至接棒無人，香火斷絕，他深信只要可以持續下去，便會有開展的一天。不過，現在一切講來都是多餘的了。太陽都要跌下山去了。

東邊的天角已經開始黯淡下來了，仍餘留一點殘紅的天空，如斑駁的被侵襲後的牆，慘幽幽的，看來離黑暗不遠，那一片陰霾已經蓋下來了。無數黯沉沉的臉在蒼茫的暮色交織著，像滿空噪啼的鴉群，太陽呢，太陽是跌下去了。黑夜的迷魂陣在前面，路在前面，明日的旭陽也在前面。

## 黃皮膚的月亮

開始我確是打算從嚴謹的結構出發的，後來才決定改變主意。昨天晚上，我與詩社的朋友喝著施善繼送的大麪，我用手指沾了點酒在桌上寫：

我的空袖裡藏不住那輪月

那輪月在酒杯中

那時，真的，我一點也沒想到結構，我寫的純粹是月亮與我的關係。當然，月亮與我，在表面看來，似乎扯不上什麼關係。我的血液是紅色的，我的皮膚是黃色的，它們在表面看來，又有什麼關係呢？但是事實擺在眼前，當血液被抽盡，當流動的循環被中止，我的皮膚就再守不住那美麗的黃了，我的皮膚只管賸下一副乾皺的蒼白而已。我不知道這樣的解釋會否落入不同事物不能作比較的那種謬誤，不過，我漸漸開始相信自己的解釋，在友儕看來，這是病徵，這是令他們嘆息的迷失，我自己卻總執著地認為這份迷失像熱帶的陽光般清醒。

上面的話正是目下的我底最佳寫照。也許這是一種不吉的先兆，我愈來愈喜歡用周遭的明亮事物來照見自己；周遭沒有什麼明亮事物的時候，我向外亂抓的姿勢會是怎樣的呢？也許像一個瘋子，也許更像一個溺水的人，已看不見頭顱與軀幹，只看見亂抓亂摔的一雙最後的指掌。不要說我消沉，不要說我絕望，不要同情我，我只是在掙扎；我的外在動作加上我的心理動作或者違反理性，或

者分崩離析，或者荒謬透頂，但是誰知道呢，有時我也可以享有一刻帶血的驚喜。掙扎可以使一個貧窮的人富有起來的。

我的煩惱並非來自我的掙扎，雖然掙扎仍是使我受到創傷的主因。我的煩惱其實是不必要的，就是由於它的不必要，所以它才那般無可奈何。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天在松山機場，痙弦來送我的機，他帶給我一塊圓圓的石頭，石頭上面有一些暗影，第一眼看到它，就直覺地感到那些暗影的構成像吳剛伐桂所造成的陰鬱。當我正要跨進候機室，痙弦說話了：「蕭邦走的時候，他抓住一把泥土……」他的國語是純正的，帶著不輕的鼻腔音。一年前，在唱片的旋轉中，我第一次聽他朗誦葉維廉，他的聲音帶著磁性，一個字讀完之後還有十六分之一秒到八分之一秒，那個字的音響還在空氣中顫抖著，繚繞著，似乎不願，也不忍離去。他說那句話的時候，我什麼都沒有說。我向他點頭，然後拿起行李背轉身步入候機室，然後是離開地面的騰空，然後是回到正在盛產榴槿與紅毛丹的馬來西亞。這是這件事的開始也是這件事的結束，其間沒有任何戲劇化的過程；其間沒有哭泣，沒有喟息。感性沒有氾濫，古典的抑制嚴格地被遵從，可是啊，人性中的某種慾望，某些基本的想望是可以永久地被埋藏的嗎？也許我不該問這個問題，更不該把這個問題放在心裡，也許我不聞不問不想不寫，就能非禍非福非是非非，當然是一個較現在的我快樂許多的人了。

從台北回來，年關漸近，市囂四方八面揚起，氣氛浮腫得可怕。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到家，媽告訴我今晚她會和妹妹去看太上老君廟一年一度的酬神戲。那晚我很倦，沒有陪她們前去，可是銅鈸和鑼鼓的聲浪卻翻湧自我的枕旁，直敲我底耳膜，雖然我什麼也沒看見，可是我卻敢肯定那晚上演的是《趙氏孤兒》。後來酬神戲還繼續上演

了好幾天，每晚我都伏在枕上，凝神細聆，由始至終，我都沒有去看，我擔心那種燃燒的古典予自己太大的驚嚇；我不敢去看，我不忍看到一個生命才誕生下來就必需匿藏。

除了酬神戲，最能吸引人們的大概是洋貨店、電影院了。雜貨店也吊起一隻隻滴著油的臘鴨，一條條紫紅與膩黃參混的香腸。生果店的老闆站在走廊上喊台灣柳橙四角五分一個，潮州柑一元九角一斤。行人的腳步漸漸急遽了。晚上七時剛過，一街都是口舌的吱喳，唯獨大街與馬結街銜接處那家賣揮春的檔子卻始終不會出現，那個寫揮春的禿頂老人也始終不見。他一向是把桌子擺在一家叫仁和堂的中藥店門前的。後來據藥店的老闆告訴我，老人家風濕病發作，手顫抖得厲害，連茶杯也握不牢，不能再出來當眾揮毫了。我想，老人是不會快樂的。

真後悔以前一直沒有向他買過對聯，和「春」「福」「出入平安」的紅紙金字招牌，但是往深層一想，如果我向他買這些，是為了求補償，或者只是為了表達一己的懺悔，那又有什麼意義呢？他的不賣，讓我知道那是我想買也買不到的東西。

最近，我真的變得暴躁而近乎不可理喻了。有時我在說著一種語言，裡頭有多層次的暗喻和眾多的意象，我不知道這些疊景能否輻湊成一個主要的方向，因為我新婚的妻子已不止一次蹙著眉心說：「你的話好曖昧呵。」我不敢求她的了解，我但求她能原諒。我必需擁有安全感，才能與她共享安全感。但是我內心得不到平衡，為了暫時忘卻困擾，最近十多天來，每天清晨六時我便爬起床來，與瑞安一起練武，一月十三日那個不祥的日子，我與瑞安在作日常的自由搏擊，我滑步向前，貼近他身前半尺之遙，正想使出仰摔法，右脅便中了一記 front-side kick。當天中午我的呼吸有些不順暢，被

蹴中的傷處呈瘀青色，熬到了下午我才去仁和堂買雲南白藥。藥店的老闆仍是那個瘦小的中年人，雖然瘦小，聲音卻出奇地尖細，一口廣西腔：「雲南白藥每瓶要十塊錢，唉，中藥又起價，一年來已經起價五六次了。」然後他忽然瞪著眼細細地端詳了我一會：「你不就是那個那天找斯文黃的人嗎？昨晚，他的兩腳伸直，去了。」斯文黃原來是那個寫揮春的老人底稱呼，他的失蹤原因是真相大白了。我向店主人要了一杯水，吞服藥粉，白色的粉末，才倒進嘴裡一半，我忽然咳嗽起來，水和藥粉的氣味嗆得我直透不過氣來，眼淚打濕了玻璃櫃面一大片。事情的確是真相大白了，不快樂的老人終於回到極樂世界。

這是可悲憫的事，是嗎？請不要，不要感情氾濫，在苦難的時辰，可靠的是冷靜的思考。我不能一衝動就向前衝，一受打擊就往後退，我必需看清楚前後左右的路。如果我還有一點信心，那是因為我還不算老，我手裡還掌握著一大段未開發的歲月。我仍是一個長髮在風中飛揚的年輕人，我的聲音清朗，那一點內傷實在算不了什麼。

過去和現在我曾寫過，並且正在寫著不少散文，我不知道我不會有意或無意間為自己塑成一座自大復又自憐的形象，如果我是，我只能謙卑地祈求費神閱讀我底讀者原諒。饒恕我，如果我確是憑仗自大來維護自己的尊嚴，以自憐來喊出一個渺小的人底傷痛。我不斷在大小事件中放進自己，得失成敗，我深切地關懷著，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效太上之忘情，只好縱容自己全面去介入。

記得臨離開台北的那晚，我在武昌街一家忘了名的餐館聽周夢蝶談他鄉下的蕃薯乾，聽黃春明談他的童話卡通，我倒是沒有來由地想起高歌送給瑞安的那柄劍鞘呈棕黑色雕著龍鳳花紋的七星古

劍。一個寫詩的，一個寫小說的，一個什麼也不是的，第一度遭遇卻談得比老朋友還融洽。那時籠罩著我們的是三種境界，也顯示三種各異的趨向，我準備保有我自己的，這當然無礙我欣賞別人的，因為我們都嚮往著一份共同的皓潔，一份共同的明亮。而根據精神分析學，自大與自憐同為潛在人內裡的兩種相因相成的構成因素，因此我想到自己的特殊或許也兼備某些大眾的普遍罷。如果我曾咆哮過，嘆息過，我希望得到的不是憐惜而是響自各人心腔裡的悠遠底共鳴。嫦娥奔過的月是黃皮膚的月，它的光華清朗地鋪灑大地，秉具母性的慈愛，父性的莊嚴，那麼皓潔，那麼明亮，同時又那麼遙遠，遙遠得令人痛苦。

是的，我是站在一大片荒曠的土地上，頭上有一枚隱隱約約的月，已經站了許久，是年輕的激烈支持我屹立了那麼久的，我一直不斷提醒自己不要想到疲倦，不要想到疲倦！乾燥的風一陣陣颳過我的臉頰，我的髮揚起似一大堆紊亂的飛蓬，我愈來愈瘦，九十六磅的男人是很荒謬的，更荒謬的是我還沒倒下，月反而亮得更份量了。我不知道這情形會持續多久。我是在等待與期待，期待又等待。朋友帶淚的笑聲秋寒已重的山河更多更多無法磨滅的記憶在我空洞荒蕪的瞳仁裡淡出淡入，最後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捉摸不著形狀的背景裡。

## 會館

### 一

我喜歡到會館閱報，雖然家裡廳上明明擺著三份報紙。我喜歡會館裡古舊的屏風，屏風後面那張又寬又大的長桌。還有靠牆兩側那一系列雕花的酸枝木椅，用的是上好的木材，可以坐上好幾個世紀。還有牆上有一個個大小不一的瓷像，那是我無緣認識的先賢長輩，因為天天見面，變得熟悉而親近。還有我喜歡會館拱門式的頂，它們像是不會倒塌的牌坊，輝煌著前朝忠烈的榮光。我喜歡到會館去，漸漸成了一種習慣。我已很難記憶會館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重要，是在我讀小學六年級那年罷，可能更早一些，因為事隔二十多年的原故，究竟是它被動地走進我的日常生活裡，還是自己主動地走進它的日常起居中，已不復能夠辨識或追憶。

### 二

寫完了〈會館〉，坐下來才喝了半杯咖啡，「喀啣噹」，茶匙不知怎地翻身掉下塵埃，這是一個日常生活中的小意外，你會那麼說：「去廚房另外拿一隻茶匙好了。」但看著地面那一小堆破爛，那些尖尖的稜角森嚴的碎片，像極了那些積滿污黑泥垢與蘚苔的破瓦，落在會館祠堂的簷前。

用一張稿紙的篇幅來處理像會館這樣的大題目，真是罪無可道

的啊。

你會說會館有什麼了不起，都在沒落了，還說什麼當年的美麗，但你有沒有想過，它衰敗的原因，也包括了你與我。我是那個剛剛用三百五十字去寫它的人，那恰巧是這兒初級文憑考試華文科「作文」項下所限定的字數；你是那個一看題目就把文章丟開，嘴裡罵：「這種文章！」的讀者。你和我都錯了，錯得近乎徹底，你和我都低估了它的份量。

你不能不承認罷，在你和我的背後，都有一個屬於我們的會館。我屬於廣東梅縣，但我不肯定你屬於什麼？是瓊州會館嗎？是鍾氏公會？還是酒商協會？其實我也沒有資格問你，嘉應五屬，我是那朵梅花的那一瓣？答案尚待家嚴賜示。春秋二祭，為何不以夏冬代序？你和我是不管這些的，會館是上一輩人的事。你和我眼前的事務太多，忙著賺錢，忙著謀高位，我們是很自強不息的。至於鄉情宗誼，那是老一輩的陳年舊事。你和我想著的是今年這一季的榴槤是否黃肉乾包，所得稅能不能報少。況且，你和我又不是什麼會館的會員，「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而會館只能以幾頁報紙去吸引那些不是真正熱心的拜訪者。如果連報紙都沒供給閱讀，誰會願意進去一座令人不安的古老屋宇？才跨過門檻，一幅幅靜穆的嵌牆瓷像沉沉地盯住你，他們的姿態永遠不變，他們的目光永遠不變，多半還帶著半個奇異的笑意。在沒有什麼人的會議室裡，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輕微的聲響，像是紙屑被風曳過地面，也像灰塵自樑柱上墜落，更像有什麼人在寂然的空氣裡歎息，你大駭中抬頭，牆上的臉突然向自己逼近，他們臉上那個笑頓而變得異常酸楚。那個笑裡有礦場上的赤膊，有烈日下的翻土，有膠園的淒風苦雨。歷史迅速地在此與你打了一個照面，又迅速隱

退回去。你踉蹌奔出會館，外面是車如流水馬如龍的街市。

雖然會館有時會予人上述那類惡作劇，但是歸根結底，會館畢竟仍有可取。不少老年人健康不好，自己意味到大限將至，就會毅然申請加入成為會員，並且按期繳交月捐。一旦撒手歸西，會館少不了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什麼的，不致死時子女爭著分配遺產，忘了遺體亟待安喪。但會館的人情味，更能表現在對赤貧如洗之死者底體恤，雖然只有寥落的蠟燭與香箔，但至少不致袖手旁觀，完全不理。

可是，會館本質上畢竟是哀愁的。又老又舊又破爛的屋宇斜矗在耀亮華麗鋼筋水泥的現代建築裡，惹得掛著相機的外地遊客都會呵呵笑它又可憐又滑稽。走到裡面去看，一群長髮花衣的青年，正在調弄著電子吉他，那些又厚又重的酸枝椅恰好可以用來放置擴音器。麻將牌侵了入來，牆上的永久董事們不得安息。正當你在館中一角下棋的某一個午後，一個中年的肥胖婦人帶著一本小冊子，走近你身旁，低聲問：「先生，要買。三個字<sup>\*</sup>嗎？多多博彩啊！」

這就是會館，我也僅能多寫一千字，你也許已看得不耐煩，其實你再要我寫，我也無以為繼。那個茶匙跌下，時間推移，咖啡茶已沒有熱熱的煙，我把冷卻的茶倒在瓷盆裡。不是絕情，是已經過去。

[\*編者註]：「三個字」和「多多博彩」都是以號碼對獎的彩票。前者共有九百九十九組號碼（每組三位數，故稱「三個字」），每期開出若干獎項。後者類似台港地區的六合彩，近年來衍生出更多的形式。

## 我的鬍鬚與菸

我開始蓄鬚的那段日子，便感覺到不少手指在我背後指指點點；而當我一個人，曳著我的長袖衣，步出食堂的石階，走入學校後面的那一帶草坪，嘴唇叨著一支菸卷的時候，嘆息便四下嗡嗡然響起，而其實蓄鬚或者抽菸都不是我自己想做的事，但既然做了，也就沒有什麼好後悔的。妳說，是嗎？

我已經逐漸習慣那些驚訝的、責備的目光了。我沒有像許多長輩們所期待的那樣：年齡愈長，世故愈深，愈加現實。我是讓他們失望了。我活在自己的性情裡，我做我喜歡做的事。我真不願扭曲自己的面貌，去擠出一個虛偽的笑。難道「真」也是一種罪過嗎？那天晚上我穿著睡衣——我的襯衣鎖在樓上，家人都睡了，我不想驚動他們——與一群年輕的朋友走在小鎮的街道上，在路旁食物攤的燈光交織成的幽異蒼白的光暈下，我看到許多張掩口欲呼極度錯愕的臉。在群樂茶室的門口，我遇到了那個與我用口琴合奏過 Mozart 的舊友，還來不及招呼，便看到他像被針扎了一下似地，全身一抖，臉龐驀地別了開去。那晚我在小攤子那兒喝了兩瓶 Carlsberg special，不是爲了受到刺激或其他什麼而喝的，妳知道，我本就喜愛這種濃稠而帶點澀味的啤酒的。我的一身睡衣並無妨礙我的酒興。

那天回到學校，是星期五，學校早上課了。我沒有吃午餐。休息節的時候我想去食堂找些東西來裹腹。從樓上往下看，食堂那一帶人頭鑽動，喧嘩不已，心裡頗有幾分猶疑，正在此時，一個學生

自樓階疾步而上，手裡捧著一碟用麵粉與豆角搓成的饅頭，直遞到我的面前。他說他知道我還未吃飯，所以買來給我充饑的。他臉上流露的神情，使我鼻腔一酸，幾幾乎按捺不住一股突發的情緒。我摸著我略為下陷的面頰，說：「我會吃的，謝謝你。你也陪我吃一些好嗎？」他爽快地拿起一個饅頭，就往嘴裡塞。他的吃法很有趣，於是我也跟著他大啖起來。釀在麵粉裡頭的豆角摻著咖哩蝦米，爽脆而帶點辛辣，頗為可口，我們就站在二樓的石砌欄杆旁嚼著手裡的饅頭。下午四時剛過，仍然很灼烈的斜陽照在我的長衣袖上，照在學生的黑色鏡框上，上樓下樓的其他學生的目光照在我們的身上。他們都露出很詫異的神情，我完全了解這種詫異，但我實在不願永遠活在自己森嚴的、凜然的容貌後面。我必須承認我的感情是熾熱的，我知道自己的那兩道濃眉，加上自己的沉默已經無形中推拒了不少向我伸來的友誼的手，並且在我周圍砌起了一道厚厚的牆。我要說的是：這道牆是絕對可以攀越的，牆裡面蹦跳著一顆猛烈躍動的心臟。

而當我蓄起一臉的髭，當我吸起菸卷，我其實無意把自己裝扮得冷酷嚴厲；當我的頭髮披在耳前耳後，當我的頭髮在風中四散揚起，不要咒罵我，不要咒罵我是一個敗德的浪子。當你點頭向我招呼，而我竟然視若無睹，我那時必然是沉浸在一種純然的思維中。隨著時間的過去，可以預見的是：我定然漸漸無視於服飾與物質的追求，而專注於精神與心靈的探索。妳能了解我嗎？當我握著妳的手，當我一句話也不說，我已經把千言萬語都鑄刻在心版上了。所有的話都說了，都說在我深沉的無語中。

最近我剛寫完了那篇折磨了我半個年頭的論文，它大概會發表在《幼獅文藝》上。寫作那篇論文的一段日子，妳都在我身旁，妳

看著我自製卡片來收集資料，妳目睹我在燈下苦苦研究、比較各家的學說，妳看到我皺眉，聽到我不自禁發出來的喃喃，覺出我正在浩淼無涯的學海中浮沉掙扎，五十八頁稿紙完成的那天，妳只說了一句話，妳說妳發現我主知得可怕，主知得令妳心寒。妳的話猶似醞糊灌頂，我在鏡中看到是麻木了的不會展顏而笑的臉，就在那一瞬，我便堅決地告訴了自己要恢復成往日底感性生活，我的鬍鬚與菸，我的披髮與行吟。陽光下，嚼饅頭的滋味倏地湧起，學生們圍上來搶著說我最近完成了一首詩老師我最近剛寫了一篇散文老師請你談談移情作用好嗎現代詩的定同疊景指的是什麼老師為什麼你說好的作品都具有普遍性呢？我從這些問題中重新品嚐到感動，感動的愉悅。不要把我看成太冷，如果你來，在某一個涼沁的黃昏，如果你來，你就會在我家門前的那棵果樹底綠蔭下看到我，如果你來，你就會看到我以及攤開在膝上的那本詩集，那時我可能在吟誦著葉珊或者鄭愁予的詩；那時，你會看到一朵不羈的雲。

## 這是九月

這是霹靂州靠近馬六甲海峽的一個小鎮。它的名字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完全記不起來。只有兩條街。柏油路東一個西一個窟隆，露出下面似紅似黃的泥土。這是九月。一輛軍用卡車不疾不緩地擦過我的身際。卡車上坐滿了士兵，穿著草綠色的軍服，上面有一個個補釘似的暗色的黃。他們的手上都拿著黑色的長槍，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牌子的槍。

這是九月。天色有些黯慘。我想季候風不久就會颳起來了。路旁是一座座毗連的商店，看樣子，這些灰白的店舖最少有五十年的歷史。每間店舖都是二十尺左右寬，八十尺左右深。兩層。樓上有三個窗口。窗口的百葉窗是木製的。這些老店引起我的注意，因為牠們是那麼緩慢陰森地走過我。每間老店都大張著口等著我走進去，我沒有走進去。牠們細細地觀察著我，在我的左右斜睇著我，在我的前面窺伺著我。

這是九月。我走著。走在一個現在我怎樣想也想不起它的名字的沿海小鎮上。我看到一些行人，但很快就忘記。我從街的這一端走到街的那一端，再從街的那一端折進鎮上的第二條街。這條街比剛才那條街短窄多了。我看到同樣面目的店舖，流露著同樣的敵意。這是九月。九月並不是秋。秋與九月是兩件不能牽扯在一起談論的事。

路旁有兩三檔茶攤，這時還未入夜，所以還沒開始營業。木製的凳子都堆在桌面上，每張凳子都是面孔朝下的。四隻腳不顧廉恥

的張開，向著天空，姿態無比淫猥。天空低下頭死瞪住這些凳子們的私處，臉上裝出一付道貌岸然的鐵青。我不知道這情景是道德還是不道德的，也許這根本就不重要，問是多餘，因為凳子們是沒有選擇的，天一黑，一個個陌生的長滿細皮白肉的臀就會坐在他們的臉上。這是九月。季候風就要颳起來了。我走在九月的馬六甲海峽沿海的一個不知名的小鎮的第二街上。茶攤裡只有幾個十三四歲的男孩，我猜想是檔子上的夥計，可能是由於睡眠不足的原故，他們的臉色都不很好。有一個站在那兒，用牙籤剔著耳朵，臉上的神情古怪，分辨不出來是痛苦還是快樂。他專注在剔耳朵的動作上，甚至沒有朝我這兒看過一眼。另外一個倚著桌沿，狠命的搔著他褐黃色的頭髮，好像裡面藏著一隻動物或其他什麼的。另外幾個，我看不清楚，他們把臉伏在櫃檯上，我想他們只有兩個可能：不是睡去就是死去。

這已是第二街的盡頭了。街的盡頭是一條河的堤岸。岸旁有一列鐵欄，還有十多株疏疏落落的樹。由於天色黯淡，地上沒有什麼綠蔭。我靠著那些鐵枝，才一靠上就慌不迭忙地縮了回來，鐵欄上盡是銅色的鏽，我穿的是白衣。這是九月。我走在一個不知名的小鎮上的第二條街，第二條街恰巧是最後的街，如果我想走下去，我只有折回去，重新再走一次，那些店舖將在那裡等我，那些窟窿也將在那裡等我，等我以沉沉的殺機。

我向河的方向望去。河靜靜的流著。我的前面是一排鐵支，和一組樹木。河靜靜流著。季候風不久就會颳起來。這是九月。九月並不等於秋，秋與九月是兩件不能牽扯在一起談論的事。

天色很壞。天色是很壞。那麼那幾個伏在櫃檯上的孩子最後有沒有醒過來呢？我正在想著這個問題，天色呼的一聲突然黑下來，

我就那樣站在黑暗裡，那晚沒有月，沒有冰盤似的月，我站在馬六甲海峽沿海的一個不知名的小鎮的第二街的盡頭的欄杆旁的河邊的黑暗中，一直站著，也不知站了多久，好像有一個世紀那麼久，就在這時，一輛軍車風馳電掣地在我的身側疾掠而過，我在百忙中仍看到一群士兵，穿著草綠色的制服，上面有一個個補釘似的暗色的黃，也許是略黃的青。他們的膝蓋上都豎著槍桿，黑色，黑得在黑暗中閃閃發亮，我乍然醒悟這是沒有可能的，我不可能在黑暗中看到那些青和黃和閃閃發光的黑，我大喊：「這是不可能的！」妻拍著我的臂膀，一臉關切地問我幹嘛半夜大嚷起來。她邊說邊扭著小几上的檯燈，然後把壓在我胸前的抱枕輕輕移開。

## 散髮飄揚在風中

我要攻擊的不是一隻老鼠，而是整個的夜。

——余光中〈九命貓〉首句之變奏

你走在鋼筋水泥的陰翳下，入夜的城爭著用妖媚的眼色去廣告猥褻的故事。有人在公園的草地上，用身體的暖暖去對抗群草的濕濕。有人哭著，用一種聽不見的聲音；訴說著，用一種講不出的話。而你知道，有一塊什麼東西梗在胸腔間，你大力地噲咳噲咳噲咳，但是沒有什麼被吐出來。

所以你留著長髮，並且樂意讓風把它吹來拂去，因為這便是唯一的自由了。就算你願去坐禪，這莽莽叢林亦將不會允許。最好的木料做最不響的床，最易腐朽的材做最柔軟的 Kleenex tissue，菩提樹下的證果到菩提樹下的全然澈悟，只是老頭兒抽水菸袋噴出來的數圈傳奇，唯最浪漫最非理性的人才會相信。

而你也不敢躲到斗室裡。慾望是會膨脹的，而你知道那張鬆著金字「大吉」的紅招紙，並不如習俗所傳的那般能辟邪，就算能辟邪又待怎地？你躲得開田納西·威廉（Tennessee Williams）那一群黑色怪鳥的撕扯吞噬嗎？你想避去海邊，但是沙灘上有太多很裸很肉感的身軀。海不再是涼冷的、溫柔的。你想就此遁跡江湖，但是荒谷草莽的廟宇主持卻戴著隨陽光的強弱而變色的鏡片；古利的知客僧是不曉齋戒的。

於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你開始強迫自己去笑，把嗆咳時張得很大的嘴裝成一種仰羨欽佩不自禁的真情流露；且用一條無形的鞭，拼命鞭打自己，威脅著自己去灌進耳門一些名流的演講詞，一些風涼話，去不斷地頷首承認一些無關痛癢的熱心，去換取一些拍肩膀的好感。你自己卻嗆咳嗆咳，那一塊瘀在胸口的東西翻翻騰騰。你強笑，不讓第三者看到你的肺腑，且無法不嗅那一股直湧上喉頭的腥味。而能忍受那種腥臭，據說是能適應流俗的一項證明。

而你的散髮，仍然不拘束地飄飛，你不再需要梳子，去珍惜這唯一的自由吧。

至於瘦那是沒有辦法的，因為你是中國的竹子，而就是最修挺的竹也是空洞的。物質填不滿，精神缺乏來源。史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柏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交響樂底諸般樂器中並沒有古箏琵琶；齊如山梅蘭芳的藝術是一種逐漸趨向沉寂的古典；趙無極莊喆的構圖看不到多少東方。在夜的黑色愈來愈肥膩的時辰，你清醒地燃燒著自我且敲擊錘鍊詩；你瀟灑的吟詠，在那些把電唱機開得大大聲的人的心目中：是病態的。而且你的聲量不比他們用 amplifier 擴出來的大。他們在咖啡座裡高聲談笑時所噴濺的唾液，足以淹死三個現在的你。只是你仍活著，散髮如雲，在全無血色的庭院嘶聲呼嘯，你異國的聲浪淒厲如山魃夜哭、足以撼動萬里外黃土下悲憤的屈夫子底陰魂。冉冉升起，葉落無盡，滿眼是幽冷的意象。

是的，很瘦。但是風畢竟沒有吹走你。因為你的心比誰都沉重。況且生活總有許多細絲把你纏緊；你不是那種可以把什麼都丟到腦後的人。所以你活著，嗅著槍筒的火藥味和兩隻石獅怒目瞪視的仇恨，痛苦地存在著。

少不免就有些朋友勸你達觀些；勸你剪短髮和留著長長的指甲，去服膺「百事可樂」哲學，去下圍棋去學晉代的清談。但是，你睡著了又會驀然驚醒，你在哄笑聲中發現靜思的滿足。走過千樹下，許多敲打連續撞在你的頭殼上，你看到蹲在溝渠邊那個嘔吐著的酒客底蒼白顏色。於是你一眼都是火，整顆心都赤紅如烙鐵，就是海明威一再提及的「絕望的雨」也澆不熄的；雖然，你的步伐一如那個在雨中奔跑的年輕軍官，又蹣跚、又慌亂。

你不能永遠掩緊自己的耳門。無論怎樣，你寧願痛苦亦不願麻木。而張開了聽覺，震耳欲聾的是大聲讀報的「啊啊」、酒館子裡湊花題拚對聯的諂笑，請對方題紀念冊的虛偽頌詞。而遠方有戰爭。聯合國為一個或兩個的問題激辯著。你走在街上，街頭有古裝女子時刻揮舞的英姿，在公共廁所裡你看到栩栩如生的交媾圖。而遠方有戰爭。許多代表們在指著對方的鼻頭謾罵。在一個富翁的墳前，有人唱祭文，只差沒有用電子吉打去伴奏；在同一個工作日的黃昏，很多人圍在一堆，為當天武俠小說中英雄的遭遇熱烈地討論著。而遠方有戰爭。你的髮很亂很久沒有梳洗，而故宮博物院冷冷清清，尋尋覓覓之後亦復找不到多少個有意義的影子。而遠方有戰爭。

就是這樣，這樣的無聊和失落，而它們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廿世紀的肚皮已然朝天、朝向穹蒼，而精神的高塔業已轟然崩落。人類恐慌惶懼地活在但丁（Dante Alighieri）的地獄中，被獅、豹、牝狼所生吞活剝。那些迷茫失神的人在汽車和冷氣調節間裡、夜總會小歌女很能挑動情慾的小調中，在四寸厚的床墊上、在異性低窪的盆地裡試圖絕望地逃避無數人面鷲（harpies）的生裂、企圖「充實」自己。當然那種「充實」也可被稱為「充實」的話，那它的形感不是圓潤而是悚人的「腫」。而你知道這些。你的焦灼來自你的知道。

你在日記冊上這樣地寫：「那是一團泥，要把你拖進更污穢的無底。」就是爲了點醒自己。

你書桌前的座右銘是紀德（Andre Gide）一句懾人心魄的話：

「魚死的時候，肚皮朝天，浮在水面；這是他們墮落的方式。」

你知道你決然不能把醜惡的肚臍交付給很和平很可愛的風。那會很褻瀆的。而風是放任的、活潑潑的。葉維廉說：「因爲只有舒伸是神的，我就舒伸。」而只有你的髮有舒伸的權利，啊，那便是你唯一的自由了。

所以你的子夜醒著。你啃著 W. H. 奧登的冷澀和納蘭性德的雅秀；你要把生命獻給一個，啊，一個沒有廟堂供的神。

而你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歷史會爲這個年代敏銳如雷達的知識份子寫下什麼。但你聽過詩人安哇（Charil Anwar）說過他要活上一千年。而安哇也恰巧是瘦的。而這點偶然的發現，對你、尤其對你枯槁的心靈確然是一項甘霖似的慰藉。